

102岁 杨绛

只要健康 还将写作



今年7月17日，是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102岁生日。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《杨绛文集》。新版《杨绛文集》系2004年精装版《杨绛文集》（八卷）的平装版。《杨绛文集》共250万字，为迄今汇集杨绛先生作品以及图片最为完整的作品集。其中一至四卷为创作部分，收入《洗澡》、《干校六记》、《将饮茶》、《我们仨》等作品；第五至八卷为译文部分，收入《堂·吉珂德》、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、《小癞子》、《斐多》等译作。此外，《杨绛文集》卷首冠以《作者自序》，简略说明自己的创作情况及《文集》的编选规则；卷尾的《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》，是杨绛先生根据回忆和记录亲自撰写和编订的，相当于一部微型的“杨绛传记”。

“我不是专业作家。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。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。”在《杨绛文集》的自序中，杨绛先生自谦道。

杨绛先生生于1911年，她亲见“五四运动”中大学生游行喊口号；在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运动“拔白旗”中，她的《论菲儿丁》成为四面“白旗”之一；“文革”期间，她被“揪出”，下放干校——她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《杨绛文集》中的作品，跨度长达70年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演进轨迹，也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。

与钱钟书相濡以沫

这个“业余作者”发表的第一部作品，是1934年刊在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的短篇小说《璐璐，不用愁！》。在其公开发表的前后，杨绛先生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钱钟书。

1932年，21岁的杨绛先生在清华大学看望老友，她与钱钟书在学校的古月堂门口偶然相逢。“好像姻缘前定，我们都很珍重那第一次见面。因为我和他相见之前，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。”杨绛先生曾这样回忆她与钱钟书的初遇。3年后，二人在苏州庙堂巷杨家的大厅举行婚礼。杨绛先生还记得“家里请照相馆摄影师为新人摄影，新人等立大厅廊下，摄影师烈日中，因光线不合适，照片上每个人都像刚被拿获的犯人”。婚后，二人同赴英国、法国留学，从此，这对夫妇在共同的人生旅途中相濡以沫。

1938年，夫妇二人回国。杨绛先生连续创作了喜剧《称心如意》和《弄假成真》，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

诗歌不会消亡

“你还在写诗吗？”最近几年，总有人这样问她，69岁的席慕蓉笑着回答：还在写。“诗人从来没有消失，每一个时代都有诗人，但是有时候，诗人的影响力比较强，有时候比较弱。”席慕蓉说，“写诗是生命的本能，读诗也是。所以诗从来不会没有的。”

从幼时，席慕蓉便爱上了写作，作文每每高分，时不时就能捧回个校内作文比赛的第一名。初中毕业后，虽然念了台北师范大学，开始学习画画，但她的写作一直没放下。21岁时，席慕蓉考进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。从跟着老师学画到自己办个展再到回台教美术，她的画学成了，写作也渐



渐有了名堂——发表在杂志上的散文和诗作越来越多；1981年，台湾大地出版社出了她的第一本诗集《七里香》，一年之内再版7次，之后的其它诗集也是一版再版；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大陆的青年们已经开始传诵席慕蓉的诗，并将其作为情诗典范。

的上海，尽管在她看来写作这些作品是“迫于生计，为家中柴米油盐”，但它们却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。

进入80年代，杨绛先生开始了她创作的“新时期”。其散文代表作《干校六记》就出版于1981年，这本书畅销于上世纪80年代，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。而出版于1988年的小说代表作《洗澡》，更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。2000年之后，杨绛先生在整理编订钱钟书遗稿之余，又创作了《怀念陈衡哲》、《难忘的一天》和《我在启

席慕蓉

“故乡会回来找你”

李心月

20世纪80年代，中文诗坛群星闪耀，大陆这边，顾城、海子等诗人正用苦难与沉重撞击国人刚刚觉醒的心灵；海峡对岸，余光中、洛夫等的诗歌生机勃勃，席慕蓉在那个年代脱颖而出。她的诗歌里有友情、亲情、乡情，最打动人心的则是爱情。“诗是我留给自己的触动或记忆，就算写得不够成熟，但把年轻时的想法记下来，我不后悔，只有庆幸。”席慕蓉说。那时的她，得知在海峡对岸有很多人读自己的诗时，感到温暖也受到鼓舞。

直到诗歌衰落的今天，相信大陆文学爱好者中能背诵席慕蓉诗的也有不少。在网络时代的今天，诗歌在电子阅读中愈见式微，那种一首诗唤醒一代人的力量一去不复返。然而，席慕蓉相信，诗歌不会消亡。

乡愁渐行渐浓

年轻时，席慕蓉一支妙笔，能把对爱情的感悟刻画到读者心坎里。而现在，在她的



明上学》等多篇忆旧散文。出版于2003年6月的家庭纪事散文《我们仨》，更是成为当年的畅销书。

重译《堂·吉珂德》

除了创作外，杨绛先生在翻译上也颇下工夫，她曾翻译了《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》、《英国文化丛书》、《吉尔·布拉斯》等作品。也正是由于《吉尔·布拉斯》受到好评，1957年，“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”编委会委以杨绛先生另一项翻译任务：重译



杨绛全家合影

《堂·吉珂德》。通晓英、法两国语言的杨绛先生为将《堂·吉珂德》翻译得更准确，又学习了西班牙语，并在“文革”中将书稿保护下来。这部译本被认为是优秀的翻译佳作。

因在“文革”中被“揪出”并下放干校，杨绛先生的文学工作曾一度中断，直到1972年，她与钱钟书随第二批“老弱病残”者回京，继续翻译《堂·吉珂德》。此外，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家，杨绛先生写过多篇评析西班牙和英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，如评论《堂·吉珂德》、《塞莱斯蒂娜》等文章以及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等。

连失两位至亲

令杨绛先生没想到的是，1997年，她在86岁高龄时痛失爱女钱瑗。家中阿姨最欣赏钱瑗孝顺父母，曾说她“世界上只有一个”，而她却走在杨绛先生前头。得知女儿去世，钱钟书的病情转重。这一年，钱钟书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，可生日过后不足一个月，钱钟书逝

30年前，她关于爱情的经典诗篇在大陆青年中广为传诵。现在，她的笔下少了些青春岁月里的月色与花，更多的是夜夜梦回的蒙古大草原——



非常好声音

古典音乐没有可娱乐性，表演形式和演绎手法都是尽可能地保持传统、精益求精，传递出最真实、最地道的状态。
——钢琴家李云迪谈古典音乐。



微博给了每个普通人力量，微博揭露了黑暗与腐败、推动了社会进步。希望更多的政府官员积极运用微博，积极发挥“正能量”。

——潘石屹近日在央视《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》上发表对于微博的看法。

读书可以使人斯文，读书人更应为社会做示范，不用污言秽语也可以讲道理。

——由于对网络上污言秽语的不满，作家梁晓声于近日关闭博客。



大家看一个模式成功了，可能就想通过模仿而达成。如果能从中找到创新，那就是成功，全盘皆抄就有点无聊了。
——台湾主持人陶晶莹评价暑期选秀节目。

电视选秀节目不是一个选拔歌手、而是一个制造艺人的过程。为了收视率可以牺牲掉很多跟音乐有关的东西，而这些可能恰恰是音乐最本真的东西。
——媒体人王小峰认为。



教材改编受框架限制太多。教科书应真正作为语文学习的引导，拓宽孩童视野，培养有想象力的人才。
——上海作家叶开对教材改编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
(李婷婷辑)

神州

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。

呼吁保护草原生态

20多年里，在草原上永无休止地游走，让席慕蓉喜悦，但也伴随着痛心和遗憾。一方面是自己对草原的不了解；另一方面则忧心于草原文化的衰落和生态环境的恶化。“现在很多人对蒙古、哈萨克、新疆地区乃至楼兰的文化一无所知，觉得即便知道，也没有什么用处。甚至一些蒙古族、哈萨克族的年轻人都这么想，让人很痛心。”她坚信：“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。”

此番赴港之前，席慕蓉刚刚从大兴安岭归来。9月，又将再次起程，前往阿拉善。近年来，她的诗歌告别情爱，走向了草原，她本人更是这样——她呼吁社会各界重视草原文化，保护草原生态。即便是参加书展这么短的时间，席慕蓉还抽空参加了一个活动。在现场，她用近百张照片向观众展示了镜头里她的“原乡”……现在，她就希望自己可以冬天时在台湾，夏天就回到父亲的草原上、母亲的河边。

她对草原的爱来自父辈的传承，这也让席慕蓉希望能把自己的领悟传给后代，她的一双儿女直到最近才了解母亲的感受。

“生命在成长，有一个时间，故乡会回来找你。”席慕蓉这样告诉她自己、她的孩子，还有每一个读她诗的人。

(据《环球人物》报道)



笔下，少了些青春岁月里的月色与花，更多的是夜夜梦回的蒙古大草原。

和很多同龄的台湾人一样，“漂泊”是席慕蓉幼年生活的体验之一，“故乡”则是她这代人心中遥远的梦。

1943年，席慕蓉生于重庆。她的祖籍是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，父母都是蒙古贵族，给她起的蒙古族名字是穆伦·席连勃，意为“大江河”。出生不久，她随父母迁居香港，1954年又举家迁往台湾。虽然年少懵懂，香港却无疑在她心中埋下了第一颗关于“乡愁”的种子。

对席慕蓉来说，香港不是故乡，而蒙古草原也不是——她并不曾在那里真正地出生、长久地生活过。她把它称为“原乡”，是经过父母的经验传达到她心里的温暖。

席慕蓉的父亲做梦都想回到草原。他一度寄居德国，巴伐利亚高原广袤的草场勾起了他的乡愁，他从异国土地上折断一根草，很陶醉地对儿女说：“对了，就是这个味道！

你们闻一闻吧，这很像家乡蒙古高原上草的味道……”可惜，直到去世，他都没能真的闻到蒙古高原上的草香。日日夜夜，父亲的话常常回响在席慕蓉耳边：“孩子，我回不去了，将来你一定要回我们的草原，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……”

1989年8月20日，席慕蓉回到了故乡，这一年，她46岁。换上蒙古袍，骑着骏马，身边是手捧哈达和奶酒的蒙古族同胞。面对古老的土地，席慕蓉虔诚地跪下，捧起一抔热土揣在胸前，像父亲当年那样，折断一片草叶捧在手心，用心地嗅着。“那时就像一个婴儿，感受到了大草原的阳光和召唤。那是一种在梦里来过的感觉，草原唤醒了体内的‘另一个自己’。”席慕蓉回忆道。

此后，她一次次往来于草原和台湾之间。1999年，两个随行的年轻人给她录制了纪录片，当蒙古族歌家德玛玛看到这个影像时，泪如雨下。她托人找到席慕蓉，邀请她为大草原填一首词。于是便有了那首著名的《父

